

# “死缓犯”多次越狱运毒获重判

一个来自浙江湖州的打工妹在“大哥”的安排下,前后三次前往云南澜沧县从毒贩那里取得毒品,并采用体内藏毒等方式成功地将毒品带给在上海的“大哥”。可是,这一回这名妇女与“大哥”在虹桥机场接头并没有成功,两人当场被伏击的公安机关一并抓获。

在公安机关办案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贩毒运毒的“大哥”竟曾多次从监狱中逃脱,目前仍是一名在逃犯。

日前,运毒“大哥”被上海宝山区法院以运输毒品罪和逃脱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而体内藏毒的妇女则因运输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 被人搭讪打工妇女 只身运送毒品

今年43岁的关丽是个地道的湖州人,一个人带着6岁的女儿,身边还有个68岁的母亲需要照顾。2008年10月初,迫于生计的她走进了当地的一家职业介绍所准备应聘。正当关丽浏览职介所的招聘信息时,一个中年男子看到关丽急着找工作便上前搭讪,“愿不愿意帮我带‘大烟’?每次可以赚几千元。”

这个男子就是关丽口中的那个“大哥”韩宝成。“大哥”一开口就是好几千,这对关丽来说绝对是笔数目不小的钱。想到家中尚未成年的女儿和年迈的老母亲,关丽考虑了一会儿,便答应了下來,于是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

“大烟”究竟是什么东西?关丽一开始并不知道,她只是有个模糊的概念,明白“大烟”

肯定是非法的东西,而“大哥”既然未对她讲明,她自己也不便再主动追问此事。

2008年10月中旬,韩宝成在上海用手机与身在湖州的关丽取得了联系。电话里韩宝成告诉关丽,他会开一辆牌号为皖C的黑色桑塔纳轿车到湖州来接她,然后两人再一起乘坐这辆黑色桑塔纳轿车返回上海虹桥机场准备搭前往云南的飞机。

到了机场后,韩宝成先将黑色桑塔纳停在了机场的停车场,随后两人便一同坐上飞机前往云南省澜沧县。在那里,在韩宝成的介绍下,关丽认识了一个叫“老三”的男子。韩宝成告诉关丽,下一次她一个人来澜沧的时候,就和“老三”碰头。

两天后,韩宝成和关丽就从云南回到了上海。关丽第一次的云南之行并没有带毒品。半个月后,“大哥”韩宝成又打电话给关丽,这次韩宝成让关丽一人下云南取毒品。

和上次的路线一样,韩宝成先是驾着那辆黑色桑塔纳到湖州把关丽送到虹桥机场。到了机场后,韩宝成又为关丽买了张飞往云南的机票,就让她一人上路了。

一路上,韩宝成不断地打电话给关丽,询问她到了什么地方。等关丽到了澜沧县之后,韩宝成又打电话通知关丽,让她在九龙宾馆的门口等上次见过的那个男子“老三”。与老三见面后,关丽从他那里拿到一包“货”。可是关丽并不知道该将这团“东西”放在何处带回上海,此时“大哥”韩宝成又在电话里交待关丽把毒品藏在鞋子里。

按照“大哥”的指示,关丽和上次一样从原路返回了上海。而这时韩宝成早已在虹桥机场的停车场里等着关丽了,一碰头关丽就把藏在鞋子里的毒品交给了“大哥”,而“大

哥”也爽快地拿出了2500元好处费。

点清了钱款的关丽搭乘韩宝成的车走了一段路之后,就径直去长途汽车站回到了湖州。从2008年10月第一次为韩宝成带“货”之后,关丽又去过四五次云南与“老三”接头拿毒品,再将毒品带回上海交给韩宝成。在这四五次中,关丽也有几次“白跑”,没有带“货”回上海。

## 体内藏毒人赃俱获 当场现出原形

今年4月2日早晨8点,关丽接到韩宝成打来的电话,嘱咐她准备一下,他会开车来湖州接她去萧山机场,赶10点40分的飞机去云南。韩宝成还是开的那辆黑色桑塔纳来接关丽,去机场的路上,韩宝成告诉关丽,回程机票已经订好了,等她到了昆明之后去中北客运站附近拿。

10点不到,韩宝成和关丽就赶到了机场,关丽一个人坐上了前往昆明的飞机。当天下午2点多,关丽就到了昆明,在拿到回程的机票后,关丽就买了张飞往云南的机票,就让她一人上路了。

一路上,韩宝成不断地打电话给关丽,询问她到了什么地方。等关丽到了澜沧县之后,韩宝成又打电话通知关丽,让她在九龙宾馆的门口等上次见过的那个男子“老三”。与老三见面后,关丽从他那里拿到一包“货”。可是关丽并不知道该将这团“东西”放在何处带回上海,此时“大哥”韩宝成又在电话里交待关丽把毒品藏在鞋子里。

按照“大哥”的指示,关丽和上次一样从原路返回了上海。而这时韩宝成早已在虹桥机场的停车场里等着关丽了,一碰头关丽就把藏在鞋子里的毒品交给了“大哥”,而“大

哥”也爽快地拿出了2500元好处费。

韩宝成随后打电话给关丽,并嘱咐她买一块玉带回上海,并让她通过机场安检后发信息给自己。

下午通过机场安检后,关丽给韩宝成发了条“已登机”的信息。飞机两点多起飞后,下午五点到达了上海虹桥机场。飞机一着落,关丽就打开手机,发现有一个未接来电,是“大哥”打来的。紧接着韩宝成的电话又打了进来,询问关丽是否已抵达上海。

等关丽出了机场的候机楼,韩宝成又再次来电,告诉她还在老地方停车场碰头。关丽轻车熟路地径直走向停车场,可她刚打开韩宝成的黑色桑塔纳轿车车门的时候,公安干警就出现了,两人被同时抓获。

4月5日,韩宝成和关丽被刑事拘留。当天凌晨,韩宝成在供述中承认是他通知关丽去云南取的毒品,并在事后支付3000元的好处费。韩宝成还强调与一个叫“小胖子”的朋友是合作伙伴,每次关丽从云南带回上海的毒品,韩宝成都给了“小胖子”。

韩宝成告诉办案警官,因缺少资金无法一人经营毒品生意。“小胖子”就负责出资,按照每克200元的价格汇入“老三”的账户上,等关丽将“货”带回上海后,韩宝成以450元每克的价格卖给“小胖子”。等“小胖子”将毒品出手后,扣除路费等等,两人再平分赃款。韩宝成说,每次的好处费大约在2万元左右。

4月20日,宝山警方再次询问韩宝成时,他却改口了。韩宝成称自己只是在做黑车生意,两年前从别人处买了一辆牌号为皖C的黑色桑塔纳轿车。被抓捕的当天,韩宝成称自己在石泉路上的一个地下赌场里,结识了一个叫“小胖子”的男子,对方给了他300元后,让他下午4点去虹桥机场接一个人。在机场的停车场里等了一

会儿后,韩宝成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已经到上海,手里有一束花。韩宝成告诉女子自己在停车场,又过了一會兒,他就看到一个女子手里拿着花朝自己走来,待他挥手示意时,就被警方抓捕了。

## 贩毒大哥竟多次从 监狱逃脱

韩宝成为何突然改口?他到底是毒贩子还是黑车司机?这些疑问正待揭开谜底的同时,警方通过提讯又了解到,原来韩宝成的真名叫李功,目前仍是一个在逃犯。

后经宝山警方查明,今年49岁的李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阿拉尔垦区科克库勒监狱在逃犯。1983年6月5日,李功及其同伙携带三角刮刀、匕首、牛角刀等凶器,至上海市安化路劫得被害人手表一块及衣裤等物。

次日,又在普陀区兰田新村和东新机修厂附近等处,连续持刀拦路抢劫过路群众三次,劫得手表两块和人民币四元。同年11月23日,李功因犯抢劫罪、盗窃罪、流氓罪,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6年减刑为无期徒刑,1988年减刑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李功随后被押解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阿拉尔垦区科克库勒监狱服刑。

1991年2月20日凌晨,李功利用在中队干单工外宿之机逃脱,先后流窜四川、江苏等地。1992年6月3日凌晨,当李功在建湖帮个体户拉私货时,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归案。1993年2月13日因犯逃脱罪,李功被新疆阿拉尔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连同余刑十三年一个月二十九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1993年7月20日李功又因犯逃脱罪,被新疆阿拉尔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连同余刑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2002年12月6日,李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阿拉尔垦区科克库勒监狱服刑期间,利用住院看病的机会,结伙他人脱逃。

2005年1月11日,李功冒名韩宝成因犯贩卖毒品罪被云南省保山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6年11月10日刑满释放。

宝山区法院经审理查明,李功结交关丽,运输毒品海洛因201.98克,其行为均已构成运输毒品罪。李功系依法被关押的罪犯,从劳改场所逃走,其行为又构成脱逃罪,且尚有余刑没有被执行,应依法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功、关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指控罪名成立。关于李功称自己去机场接人,不知道关丽身上有毒品,故不构成运输毒品罪的辩解,经查,根据关丽的供述、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相关的手机通讯记录、从李功身上缴获的关丽身份证号、牌号为皖C桑塔纳轿车出入上海的记录及照片、杭州至昆明的相关机票记录等书证,均能相互印证,证实李功结交关丽运输毒品的犯罪事实。

据此,宝山区法院认定被告人李功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与尚有余刑五年四月零十二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合并执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关丽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万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上海法治报》

# 村主任带乡亲种树造就20个富翁

1个100多人的夹皮沟,为何能出20个富翁?这,还得从他们的财富“图腾”——老村主任那根长不过6寸、用于春辣椒的砂钵棒说起。

“莫打这些林子的主意,你们请回吧。”11月8日,送走城里收购木材的大老板,张长城坐在堂屋的条凳上,用毛巾反复擦拭那根油光发亮的砂钵棒。这根木棒子,就是张长城和夹皮沟里20个富翁的“图腾”。

## 城里买回的“笑柄”

“现在,很多人都盯着这座‘金山’,它是八毛钱换来的,你说值不值?”张长城伸出拇指和食指一比,一脸自豪。他说的“金山”,是指他家背后的数千亩山林。

这里是重庆市丰都县都督乡都督村茶园沟。这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是全县最穷的村。1980年,40岁的张长城当上村主任。从那时起,张长城就下决心:一定要带领村民铲除穷根。

出路在哪里?张长城常常望着光秃秃的大山焦头烂额。1984年春,张长城到县城开春耕生产动员会。会后逛商店,他偶然看到一根6寸长的木制砂钵棒,竟要价八毛钱。当时,一公斤食盐0.34元,一公斤大米

0.28元。一根砂钵棒的钱要是买来,全家人要吃好几天。张长城对砂钵棒爱不释手,心思却回到老家的几座大山。

张长城还是孩子时,茶园沟树高林密,满山遍野都是绿色。后来,大炼钢铁林子被砍了一回;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村民又放火烧山,砍树垦荒,处于高寒地区的茶园沟全部成了光头山。

“要是当初的林子还在,不知有好多根八毛钱的砂钵棒,村民哪里还会受穷?”张长城暗自思付,掏钱买下一根。

他要用这根砂钵棒当图腾,向大山找回林子。

可是,张长城还没来得及向村民表达自己的意图,他进城买砂钵棒的事,已被村民当成笑料传开:“每家每户都有砂钵棒,难道城里买的春辣椒好吃些?不就是进了一次城,有必要这样显摆吗?”“穷操心,要是把买砂钵棒的钱,买些大米回家,老婆孩子还能多吃几顿饱饭……”

## 随身携带的“教材”

“他是个有心人,我知道他肯定又在使什么招儿。”回忆起当初张长城从城里买回砂钵棒的事,村民杨锦礼笑着说,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他太了解张长城做事的“章法”。

面对村民的笑话,张长城从不回避。等村民先把玩笑开了,他再亮出砂钵棒,一本正经地向村民算账:这根6寸长的棒子,在城里要值八毛钱,栽一棵树,一年只长一元钱,如果一年

栽1000棵,就等于在山上存了1000元,十年就是1万元……树每年栽,就等于每年都在存钱,十年二十年后,还愁富不起来?

从城里回家的日子,每次开村民大会,张长城都要亮出砂钵棒,以茶园沟几座山树被砍光后,环境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每年都要发生洪涝灾害为例,给村民讲解植树造林对环境的好处,并向村民算经济账,发动村民大力植树造林,恢复生态平衡。

“他只要往衣袋里一摸,我们就知道他要做什么、说什么。”村民谭子茂把手伸进衣袋,模仿张长城当初的动作说,张长城随身携带着那根木棒子,见到村民就做工作。

但是,村民只相信现实的吃饭问题比什么都重要,他们认定:种植苞谷、土豆远比植树造林实惠。因为,种树短时间内见不到效益。

对于种树,村民很犹豫。

## 家庭风波的“祸根”

村民思想转不过弯,张长城就用行动做示范。

没钱买树苗,张长城决定用房产做抵押,贷款植树。不料,妻子坚决反对。

“贷款利息恁个高,鬼晓得你那儿根烧火柴什么时候能赚钱?”面对妻子的诘问,张长城平心静气地做工作,希望得到妻子理解和支持。岂料,妻子却发动亲戚朋友,一起劝说他放弃植树的念头。

“亲戚朋友都骂我是傻

瓜。”张长城说,每遇妻子唠叨,他就坐在凳上,摩挲着光滑的砂钵棒沉思。妻子看不惯,抢过他手中的砂钵棒,顺手扔到屋外。

“我认为它是我们家庭矛盾的‘祸根’。”事隔二十多年,妻子杨家群对当时的一时冲动感到好笑。

“当时压力很大。”张长城强忍怒火,捡回砂钵棒。当天,他就背着妻子抵押房产向信用社贷回8000元。购来树苗,他每天起早摸黑在山上孤军奋战。手上的老茧添上新茧,血泡重叠着血泡……一个冬季,张长城家的荒山全部栽满树苗。

种下满山的希望,张长城才意识到,该调整树种结构,先种植药材和坚果,用卖药材和坚果的钱偿还债务,种植新的林子,实现以林养林。

但是,一个新的困境出现了:张长城面临再无荒地植树。于是,他决定用自家的一类土,调换别人的三类土,以栽上树后便于管理。

妻子愤怒了:好土换荒山,连种庄稼的地都没有了,一家人靠什么过活?这个问题,妻子死活不肯让步。

“就差给她下跪了,她就是不同意。”劝说无效,张长城提出离婚。他告诉妻子,离婚了他用自己那份土地去和别人换。

张长城的杀手锏还真管用,妻子带着孩子回了一趟娘家,回来后突然同意他好土换荒山了。

“为种树,他把家具和多

余的被单、毛毯都卖了,家里来了男客,我就出去借宿,来了女客,他就出去借宿,那日子好难熬。”说起当年的窘困,妻子直摇头。

“虽然艰苦,但有林业局和乡政府的党员干部经常来指导我植树,为我送树苗、粮食。”张长城说,在他们支持下,自己才克服一道道难关。

## 催生富翁的“图腾”

三四年后,张长城种下的树,染绿了属于他家的荒山。当他再拿着那根木棒发动村民时,村民不再当笑柄,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图腾。谭光烈、杨锦生等十多户村民开始学着他的样子,陆续在自家荒山上植树造林。

植树的门多了,树苗的供应就成了问题。作为村主任的张长城,有空就四处给村民打听树苗信息。一个大雪天,张长城到毗邻的璧山乡乌阳坝卖牛,当他得知当地有柳杉苗卖,就用卖牛的钱,当即买了2万多株柳杉,踏着厚厚的积雪往返6次,挨家挨户将树苗送到村民家中。

这次,虽然垫付几千元,但妻子杨家群一点都没责怪张长城。因为,此前不久,她患病无钱治病,无奈之下,张长城卖掉上世纪七十年代栽在屋后的7棵杜仲,治好了她的病。现在,她直接体会到植树的好处。

让张长城欣慰的是,十多年前,村民杨俊生在他的林子里放牛,两人争执时,他推了一下,杨倒地受伤,住院治疗花了几千元。为付药费,他不得不

砍掉一些成材的树。那次赔偿,让杨俊生间接受到植树的好处,出院不久,杨俊生也开始大量栽树。“现在,他的林子比我少不了多少。”

20多年,张长城连续植下的4万余棵树,20多亩杜仲、梔子、黄连等药材林已经进入可采药期,2.5万棵柳杉,长势良好,大的有面盆粗。

该乡分管林业的副乡长张明跃向记者算账,除去药材林,2.5万多棵柳杉,按平均每棵价值30元算,张长城的林子能值70多万元。这在当地农村,算是不折不扣的富翁。

如今,茶园沟的荒山荒坡绿树成林,原来枯竭的地下水也重新冒出来,村民修上蓄水池,家家户户都吃上自来水。除此之外,因山洪暴发的次数越来越少,水土保持得好,群众的烤烟种植效益也大大提高。今年,茶园沟种烟户平均收入达3.5万元,年平创收8000多元。该村从全县最穷的村,已成为全县有名的富裕村。

在该乡工作30年的人大主席严永明,见证了茶园沟从荒山变成密林的全过程。他说,张长城不但自己栽树成了绿色富翁,还用那春辣椒的砂钵棒,“春”出20个每家都拥有一大片林子的富翁,杨锦生、谭代鱼、杨锦礼、张长茂、谭子茂等村民,每年的林木价值都在40万元以上。“如今,在20个富翁的影响下,全乡掀起了‘为三峡库区添绿,发展林业经济’的植树热潮。” 据《重庆晚报》